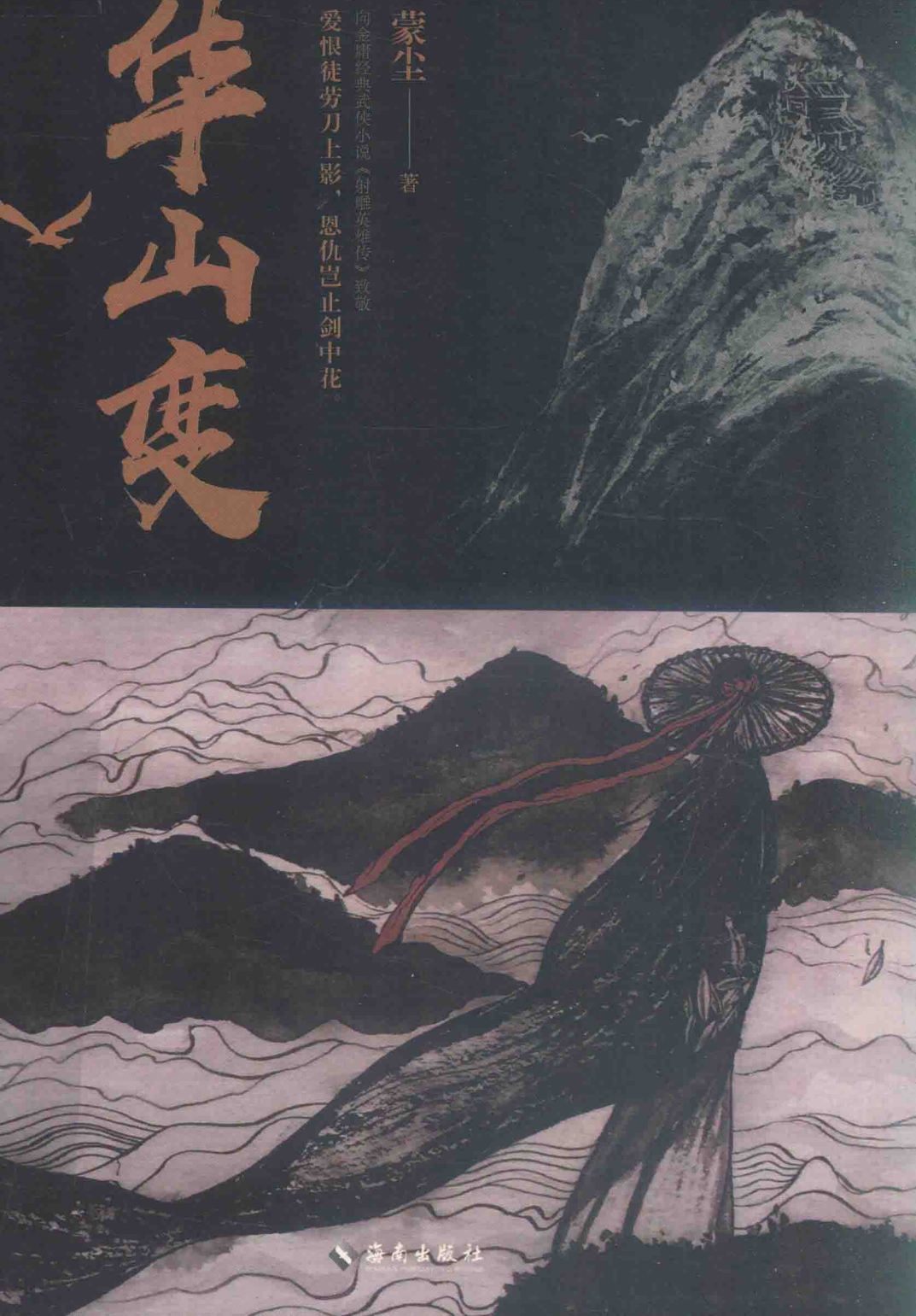


华山变

蒙尘

著

向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致敬
爱恨徒劳刀上影，恩仇岂止剑中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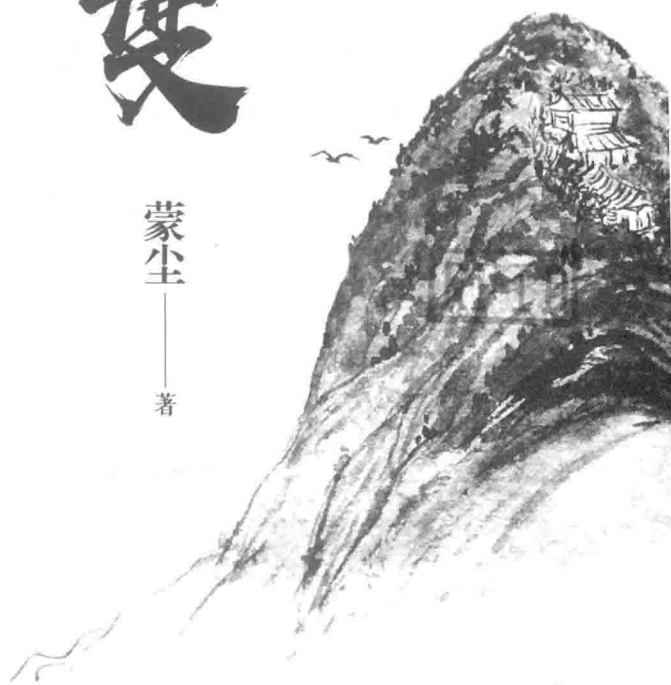


海南出版社

华山瘦

蒙尘

著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山变 / 蒙尘著.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43-7465-1

I. ①华… II. ①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9264 号

华山变

作 者: 蒙 尘

监 制: 冉子健

策划编辑: 曲盛闻

责任编辑: 孙 芳

装帧设计: 肖 杰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廊坊市长岭印务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蔡爱霞 郗亚楠

出版发行: 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北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

电 话: 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投稿邮箱: hnbook@263.net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8 千

书 号: ISBN 978-7-5443-7465-1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目录

第一回	公子将军下江南	001
第二回	赴华山齐观论剑	011
第三回	采花盗夜犯淫行	019
第四回	江湖人齐聚客栈	028
第五回	救老翁剑对神射	036
第六回	上华山怒斥老道	045
第七回	毁剑台贼人嚣张	053
第八回	论剑台双雄争锋	063
第九回	公子逍遥温柔乡	072
第十回	诸豪杰齐谋盛举	081
第十一回	定阴谋贼人聚首	090
第十二回	卫易水小院舞剑	098
第十三回	定奸计仆妾害主	107
第十四回	起干戈大殿乱斗	116
第十五回	世外客山巅论剑	125

目录

第十六回	贼子告密欲除主	134
第十七回	寻温柔再下华山	144
第十八回	月下诸雄除贼奸	153
第十九回	应前谋巧帮易主	162
第二十回	论剑毕各自江湖	171
第二十一回	夺金冠贼人复至	180
第二十二回	逐贼子误见尸骸	189
第二十三回	识真凶反遭诬陷	199
第二十四回	为美人师徒相斗	209
第二十五回	诉前缘身世迷清	218
第二十六回	恩怨休落得逍遥	227

第一回 公子将军下江南

北蛮犯境，连夺数城，攻至居庸关，久战不下，于关外荒漠扎营十里，日夜操练。狼烟已点，战报八百里快马加急送入朝廷，遭宦官拦截，天子不知。正是：

塞外狼烟蔽日高，君王帐下短春宵。

催急老马奔劳死，徒递忠心与阉曹。

居庸关上，当关大将岳延城眺望敌营，手按长刀，愁眉不展。

岳延城身侧，一少年公子问道：“岳将军，你那箭伤，可好些了？”

岳延城道：“区区一支毒箭，何足挂齿。李公子，此番你去江南，路上可千万小心。”

这少年公子姓李，名云遥，此时听闻岳延城之语，忙道：“将军放心，我虽一介草民，也识大义，将军交代的事，一定办妥！”

二人正说着，副将杨虎忽奔跑上来，向岳延城道：“将军，马副将不能护送李公子往江南了。”

岳延城听罢，疑道：“他怎么了？”

杨虎道：“马副将今日要走，昨夜便有军士摆酒送行，岂料他喝过

头了，如今是烂醉不醒。”

岳延城听之大怒，唤来随从道：“传我军令，连降他三级，当众罚一百军棍。如此误事，若非今战事吃紧，必将其斩首，以正军纪。”那随从听得，忙去拟书传令。

李云遥见之则道：“既然马副将无法动身，那在下就一人去也。”

岳延城道：“不可！杨虎，你去换下披挂，着常服送李公子下江南去，若有闪失，唯你是问！”

杨虎领命，道：“将军放心，属下必尽全力，护李公子周全。”于是匆匆而去，不多时已然换了一身布衣，拿得一把朴刀。

岳延城见事毕，便送二人入关，早备有二匹快马，李云遥与杨虎长揖作别岳延城，上马扬尘而去。

话说这二人骑马别关，山中正行，那杨虎忽然“哎哟”一声大叫坠下马去，李云遥正转眼要看，突有喊杀声起，这道路两侧山中，一时竟涌出了数十名蒙面歹人，明晃晃举刀就来要他性命。

李云遥见状，忙取下背上铁箫抵挡，左迎右避，前闪后倾，战不多时，这些歹人已聚拢过来。李云遥见长刀如林，不可尽敌，便施展轻功，踏马背而起，翻出包围，往左侧山上林中跑去。众歹人见了，扭头一齐去追，正疾奔着，那李云遥忽地转身，袖中便甩出一片暗器飞针，追赶在前的那十余人不能闪避，皆是中针倒地而亡。

李云遥本想着那些歹人见同伙死亡，必停将下来，或可怕死而退，所谓杀鸡儆猴是也。可谁料到那些人竟视死尸而若未见，未尝理会那丧命之十余歹人，俱又加快脚步，赶上李云遥，将他围将起来。

李云遥被围困，按下心神，忙贴铁箫上唇，丹田运气吹出声来，此音尖厉而出，如狼啸，如龙鸣，中似有金戈铁马，箭雨刀风，那一千歹人听得，头脑生疼，如撕如裂，忙弃兵塞耳，倒地翻滚更哀嚎不止。李云遥见已制敌，一意弄箫，吹奏了不多时，那些个歹人皆七窍流血而亡。

见敌皆死，李云遥忙回转去查看杨虎。原来杨虎是被暗镖打中了要

穴，一时昏厥，所幸性命犹存。李云遥便将两匹马前后拴上，后马驮了杨虎身子，兀自骑着前马继续赶路了。

杨虎醒时，已躺在一张床上。他眼一睁，翻身便起，就要开门出去，却刚好李云遥推门进来。二人迎面，见到李云遥，杨虎大吃一惊，忙问道：“李公子，我们这是身安何处啊？我方才不知怎么回事，忽地意识全无，清醒时，则已在此处了。”

李云遥道：“此地乃是城中一家客栈，方才你于马上为暗镖所击，故丧意识。你倒后，山中便有一伙歹人要来争斗，所幸李某略通武艺，将其制服，你我二人才到了这里。”

“歹人？”杨虎道，“想是些山匪吧。”

李云遥道：“我观他们招数，直来横往，甚为暴戾，倒像是军营出身。”

杨虎道：“估计是些怕战死的逃兵，又不敢回原籍去，便落草为寇，打家拦路为生。”

李云遥听罢，叹道：“今天子蒙昧，宦官弄权，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啊。”

杨虎闻之，亦大骂道：“这朝廷混乱，奸贼丛生，令士不能得其用，才不能尽其诚，若依我看，不要他也罢！”

李云遥忙喝道：“杨将军切不可胡言乱语！此城离居庸关近极，该有不少人认得将军，隔墙有耳，当心遭人抓了把柄。”

杨虎听了，称谢道：“李公子说得有理。今日那伙贼人想来不少，却奈何不得公子一人，早听岳将军说公子武艺如何了得，今日看来所言不虚啊。”

李云遥谦道：“哪里哪里，那是一伙小贼，没什么本事，赢了他们也没甚值得说的。杨将军，天近黄昏，肚内该空，我已吩咐店家备好了酒菜。明日还有路要赶，我们用了餐，早歇息罢。”

“公子说得极是。”杨虎说着，便与李云遥一同下得楼去。

店家此时已备了羊肉小菜，杨虎又叫来数坛美酒，邀李云遥大饮而

醉。二人酒酣，皆摇晃着回了各自房间睡下不题。

不觉月高悬，已是三更天。

李云遥房中正睡，酒意未去，忽有尿意难捺，欲起身来，可是头脑迷蒙挣扎不起，此时，他鼻中又嗅到了一股异香，香气入体他便觉意识渐溃。

正将昏睡，李云遥已知是中了迷香，忙止了鼻中呼吸，运内力上来抗衡药性。不多时，他已清醒，身体能动，却仍闭着眼，想知晓是谁在搞鬼。长夜无声，唯一二鸣虫喧扰。如此又过了约有一炷香时间，李云遥便听得房门被吱呀推开，有人轻步走来，未几步已到他身前。

人既来，便无动静，李云遥惧他歹意，猛一睁眼，见眼前乃是个蒙面人正举刀欲砍。那人见李云遥突睁眼被惊了一着，正这一惊之中，李云遥口一张，射出一根银针来正刺入蒙面人咽喉。蒙面人应针倒下，瘫痪于李云遥身子上面。李云遥忙起了身，扯下那人面罩来，却是个不相识的中年汉子。

忽地，李云遥又想起杨虎安危，忙披衣去他房中查看。待至，见房屋紧闭，李云遥一脚便破开木门。那杨虎本睡，惊得抓刀而起，喝道：“谁人来犯！”待他看清了李云遥，才问道，“李公子，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

李云遥道：“方才我正睡，有人欲用迷烟害我性命，所幸被我识破。我杀了他，便忙来你房中看你安危。”

杨虎听罢，骂道：“竟有此事？哪家不长眼的小毛贼，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说着杨虎便提朴刀往门外去了，李云遥忙跟将出去，见他直到了自己房中，大步进门走至床前，一刀便将那蒙面人头颅剁了下来。杨虎提起那头，便道：“李公子，咱去找店家理论理论，多半是他暗行此事，以谋人钱财。”

李云遥忙摆手道：“罢了罢了，杨将军，我们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杨虎道：“也有理，不过此处不宜久留，怕再生事端。何况平白添

了这尸体，官府来人也不好解释。”于是这二人便偷偷出店，往后院解了马，夜半南下了。

二人纵马又行得几日，到达冀州，牵马入城，见此地人往人来，熙熙攘攘，好不热闹。两旁酒旗招展，四方奇货琳琅，叫卖不绝。行在其中，李云遥叹道：“今北蛮南下，边塞战事正紧，这城中却是无知无觉，自得其乐，也不知是百姓之福，还是百姓之祸啊。”

杨虎听罢，道：“这世人皆是自扫门前雪，这仗没打到眼前，便潇洒一天是一天。敌军到城前了，他再骂你军士无能，朝廷昏庸。那酸词怎讲来着，什么后庭花的？”

李云遥接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杨虎笑道：“要说文人读过书就是不一样，骂人都比我们这些粗人好听些。”

二人说笑着，便来到一家客栈，各要了一间房，马匹则交付给店家打理。二人放好行李，便下楼来挑了张桌子，吩咐小二上了菜、添了酒，二人对饮。

杨虎言道：“李公子，这入关可有几日了。却不知此危急时刻，将军要你南下做什么？”

李云遥道：“岳将军是要我替他拜访旧友。”

“旧友？”杨虎疑道，“我跟随将军守关十余年，并不曾听他提起什么朋友来。”

李云遥道：“杨将军可听说过江南的九州钱庄？”

杨虎道：“略有耳闻。据说那九州钱庄之主为秦汉，于江南一带小有名气，后来秦汉过世，他儿子秦歌接管钱庄。传言那秦歌乃是人中龙凤，自幼习得好枪法，十余岁便显名于泰山论剑。秦歌自接手钱庄以来，经营有方，不出三年，这九州钱庄便成了江南第一大钱庄，富可置城。”

“岳将军与秦汉乃是旧友。”说着，李云遥便从怀中掏出一块玉佩来，继续道，“这玉佩是秦家家传宝物，意义非凡，当初秦汉前辈得罪

了江湖人物，为免流离之祸，便将此玉佩托付岳将军保管，如今已有数十年矣。岳将军守关十余年，未离职一步，故此物难还。今北蛮举兵，岳将军怕这玉佩失落军中，便要我携它下江南去，物归原主。”

杨虎听罢，道：“一个小小玉佩，何劳公子亲走一趟，找个军士便是了。”

李云遥笑道：“玉佩是小，信义是大。若这玉佩出了什么差错，岳将军内心难安啊。”

正说时，忽有人高声喊道：“前方坐饮者，李公子乎？”

二人转眼去看，见是个精瘦汉子，裹一身紧衣，走来此处。李云遥忙起身行礼，笑道：“封大哥，许久不见，李某有礼了。”

那人笑道：“当日一别匆匆，各自江湖，今将三年矣。虽亦听得公子消息，可惜南北相离，不能重逢。不知公子今日缘何在此？”

李云遥道：“李某将往江南，拜访旧友。”说罢引道，“封大哥，请入座。”既坐，又道，“此吾友，杨虎也。”

那人便抱拳行礼，道：“鄙人封九，幸会幸会。”杨虎亦还礼寒暄。

李云遥问道：“封大哥，你行走江湖，向来无事不显。今现身于此，是何事啊？”

封九笑道：“亦在途中也。李公子莫非不知今华山将举论剑之事？武林中人悉欲前往，封某人亦往之，途经此地也。”

李云遥道：“是么？这江湖因有那老头子作乱，可有日子未曾比武了。此番华山派又兴此事，看来武林又要热闹了。”

封九道：“李公子何不随我同去华山？也免去我一路载载。”

李云遥道：“非为不愿，实有要事。若此事毕，也定去华山凑凑热闹，到时再会不迟。”

二人正笑谈，杨虎忽插进话来，问道：“这位封兄，我乃边塞之粗人也，不知武林事。敢问如今所谓江湖，高手几何？”

封九笑道：“若作比，则如东渊之鱼、黄河之沙。”

杨虎又道：“封兄可知，如今北蛮犯界，若关破，国将不国也？高

手如林，何不捐躯沙场，马革裹尸？”

封九乃笑道：“我大宋乃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谅边域小贼焉敢犯之！”

杨虎闻之，拍案大笑，道：“天朝上国，有理！有理！”

于是三人痛饮，皆大醉，各复其室。

次日大早，封九无影矣，李云遥与杨虎便驾马出城继续南下，行程又有十余天，才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正夏，江南烟柳繁华，歌舞升平。

二人牵马入城，问路之后，直来到秦歌府上。

这秦府当真气派，方圆千尺，纵横百丈。雕梁画栋胜官阙，玉宇琼楼赛龙城。前是厅堂精装彩饰真金玉，后有林园九曲盘桓假水山。铜钉外石狮一对显富贵，朱门里婢女百千衬繁华。

天近黄昏，火烧连云，这李云遥与杨虎方才赶着来至府前。那守门的四个家丁见有客，便跑下一个来，问他二人道：“您二位有何贵干？”

李云遥回道：“在下受朋友之托，前来拜会秦公子。”

家丁道：“我家老爷有事出去了，烦请二位改日再来。”

正说时，只见一辆马车缓缓驶来。那家丁一见，笑道：“真个赶巧，我家老爷回来了。”

马车渐停，止于秦府门前。车夫掀帘，便见着从里出来个英武公子。这公子三十左右年纪，生得是凤目龙眉，相貌堂堂，一身锦衣裹，半腰玉带横，头顶束发碧玉簪，脚底护足天丝履。

这秦歌方下马车，那家丁便引领李云遥、杨虎二人来到他面前，躬身道：“老爷，这二位客人说是来拜访您。”

秦歌听了，便向二人拱手行礼，道：“恕秦某眼拙，认不得二位。”

李云遥还礼道：“初次相逢，在下李云遥，受居庸关岳延城将军之托，前来拜会公子。”继而，李云遥又指杨虎道，“这位乃是岳将军副将杨虎，陪伴我下江南来的。”话毕，杨虎便也向秦歌抱拳行礼。

秦歌听罢，笑道：“既如此，李公子，杨将军，请进。”说着，他便领二人进得秦府。只见大厅雄伟，两侧下人匆忙。正走时，李云遥便

道：“秦公子，李某此番不远千里来到江南，并非只是简单拜访，而是有要事。”

秦歌听了，却停下步子，向二人道：“二位此行车马劳顿，实属不易，况现已天近黄昏，日渐冥冥，李公子、杨将军还是先休整一夜，有事明日再说罢。”说着，秦歌便唤过个仆人来，道，“带这二位贵客往客房去，挑选两个懂事的丫鬟服侍着，再吩咐膳房备好酒菜，给二位送去。”于是，这仆人便引着李云遥、杨虎二人到了相邻的两处客房不题。

进入客房，李云遥便放下包裹行囊。服侍他的丫鬟则四处整理收拾，铺床理被。此时，有仆人敲门，道：“李公子，饭菜备好了。”

那丫鬟闻之，忙将酒肉接将进来，往桌上摆放。李云遥见了，便也帮着拿取。李云遥坐下来正欲吃饭，却听得隔壁杨虎与他那丫鬟交杯把盏，言笑甚欢，便向丫鬟道：“姑娘，你可曾吃过，若未吃过的话，一同坐下吃些罢。”

那丫鬟笑道：“谢公子好意，奴家已吃过了。不过若公子欲饮酒，奴家可陪公子尽兴。”

李云遥笑道：“女子还是不饮酒的为好。”说完便开始用餐。

待餐用尽，丫鬟将餐具桌子收拾了，又抱来一套新衣裳，置之柜上，道：“李公子，我家老爷见您经历风尘，衣衫有些破旧，特差人为公子添了身合适衣裳。”

李云遥道：“替我多谢你家老爷。”

此时，这二人只听得隔壁木床摇晃，有男女喘息之声，那丫鬟忙道：“李公子风尘仆仆几日，身子劳乏，还是让奴家早些服侍您歇息罢。”说着就要替李云遥更衣。

李云遥急退一步，道：“不消不消，在下还不困，姑娘你也忙了许久，回去早些休息罢。”那丫鬟听了，向李云遥施了礼，便退下不题。

丫鬟既走，李云遥便坐下歇息，隔壁又不断传音过来，使得他亦尴尬不已。正此时，李云遥忽然听得一阵鸾筝声音，断断续续，悠悠远



远，颇有韵味，便忙出门飞身上了屋顶。

此时月正高悬，夜空无云，那筝声虽不知来自何处，处在这楼顶却是听得异常清晰，那乐中有着几分的哀思，几分的幽怨，几分的期许，几分的闲愁，正是：

迟迟春去留何用，墙外桃花竞枉开。

美艳林中双孔雀，东南五里一徘徊。

听着琴声，李云遥不禁取下背上铁箫，吹奏附和。箫音突入，低沉渺远，那鸾筝音声便是一顿，俄而复又传来，这一箫一筝，一来一去，一起一落，一交一缠，如龙而绕凤，似阳而抱阴，正是：

游龙啼凤两纠缠，玉液玄尊互饮掺。

神贝含珠吞且吐，相如赠玉送犹还。

筝箫相融，难舍难分，欲如今天长地久，希此时千古留存，然而配合不久，庄小蝶终究还是停了纤纤玉指。那箫声不闻筝音，又呜呜地鸣奏两声，想再引出筝音来，但庄小蝶依旧没有弹奏。箫声便不再响了。夜寂无声，她就呆呆地坐着，垂着头，不知在想些什么。

“夜深了，外边凉，进屋去吧。”不知何时，秦歌已来到了庄小蝶身后，向她说道。

庄小蝶听罢，便站起身来，进了屋。秦歌忙去收拾古筝，抱入房内。庄小蝶关了门窗，便去坐床上，且解着衣服，且向秦歌道：“听丫鬟说，今日府里来了客人。”

秦歌道：“是有两个客人，明日还需设宴，招待他们。”说着，庄小蝶已进了被子，秦歌亦褪干净了衣裳钻入被中去。

秦歌压在庄小蝶身上，只把眼光于她脸上流连，最终又看入庄小蝶眼中去，二人对视一刹，庄小蝶便闪躲开来，秦歌见了，低头于她双唇

上一沾，继而深入，二人便交吻起来。

吻得一时，秦歌又去看庄小蝶，只见她已将双眸轻闭，两颊微红，便会然一笑，整个人沉将下去。

第二回 赴华山齐观论剑

旭日高起，秦府大堂早已洒扫干净，兽烟袅袅，秦歌老母堂前上坐，秦歌于下相陪，有二仆人带领着李云遥、杨虎来至厅上，二人分坐两侧。厅正中，有一群舞女衣袖飘飘、彩带摇摇，有乐师伴奏以琵琶，好不悠扬。

见二客人坐定，秦歌便示意舞女、乐师暂退一旁，起身向李云遥、杨虎道：“家母听闻二位贵客不远千里而来，特令在下设宴招待，为二位接风洗尘。”

李云遥与杨虎听罢，忙向秦母与秦歌行礼道：“老夫人、秦公子费心了，我二人不过粗俗之辈，担不起如此盛情，真羞杀也。”

秦母笑道：“先夫在世时常道，岳将军乃是族之英雄，国之栋梁，二位乃岳将军朋友，必也是豪杰。”

二人听得连道“不敢当”。秦歌却笑道：“不可枯坐！来人呐，上酒。”话毕，便有一干仆人捧着美酒佳肴上来，依次安置，继而又有两个丫鬟抱上古筝来，于厅堂中间放置妥当。

此时，一位女子飘然而入若凌波仙子。但见她乌髻盘桓玉簪摇晃，眉如淡月眼若星辰，粉鼻樱唇肤似雪霜，着一身素雅襦裙，举止端庄，真个似仙女自白云飘然而下。这女子进得厅来，款款近前，顿使得李公

子停美酒、杨将军忘珍馐。

秦歌指着女子道：“贱内庄小蝶，颇通音律，秦某特使她为李公子、杨将军弹奏一曲，以助酒兴。”

庄小蝶则向二人低身行礼，道：“小女子拙艺，二位见笑了。”

杨虎赞道：“秦公子人中龙凤，令夫人亦是国色天资啊。我杨某人护卫过当今圣上、各府王爷，嫔妃美姬也见得不少，却无一个有夫人这般颜色，秦公子好福气啊！”

庄小蝶忙道：“承蒙杨将军厚爱，小女子不过民女，何德何能与王侯夫人比较，不敢当也。”

说着，庄小蝶已是坐将下来，拨动琴弦，便有妙音溢出，引人入胜。正弹处，杨虎忽向李云遥道：“李公子，我记得你善弄箫，边关白月下，箫声入连营。今逢此景，有同道中人，何不与庄夫人合奏一曲？”

李云遥早听出庄小蝶是昨夜那弹奏之人，此时闻杨虎之语，却推辞道：“李某不过略懂箫意，岂敢献丑，只怕难强人意，扫了诸位雅兴。”

秦歌却笑道：“公子既通箫理，吹奏无妨，正所谓独乐乐兮，不如众乐乐也。”

李云遥听罢，知推辞不得，下意识看向庄小蝶，恰与她目光相逢，忙转开视线，取下背上铁箫，附和进庄小蝶琴声中去。

只听得弦动如珠落，箫吹似凤鸣，一清脆，一低沉，嘈嘈切切，萧萧呜呜。两般声音搭配，宛若天作之合，喜得满堂喝彩。秦母拍掌笑道：“好！好！好！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呐。”

秦歌亦赞道：“李公子好才艺！”

似只一刹，曲已终了，众人还犹回味，庄小蝶已起身向李云遥行礼，道：“有劳李公子帮衬。”

李云遥忙道：“不敢不敢，托夫人巧艺也。”说罢，庄小蝶已退将下去，一旁乐师又奏起琵琶，舞女们纷纷上前来，悠然起舞，众人饮酒言谈，欢乐不题。